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方·诗文卷/汤宇华主编.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621-5709-0

I. ①远… II. ①汤…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诗集—中国—当代 ③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4208 号

毕节学院大学生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选辑

远 方·诗文卷

主 编:汤宇华

责任编辑:刘江华 熊 竹

封面设计:王 煤

照 排:文明清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400715

网址:www.xscbs.com

印 刷: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5.75

字 数:128千字

版 次:2012年4月 第1版

印 次:2012年4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5709-0

定 价:16.00元

《毕节学院大学生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选辑》

编 委 会

主 任:陈永祥 张学立

副主任:汤宇华 姬异丹 杨保华

陈明刚 梁 杰

委 员:卢凤鹏 漆国江 李德虎

范立红 卢 玲 周 勇

安 琼 崔第品 黄 朵

肖卓娅 蒋宣文 胡 静

顾玉兰 高翩翩 宋 朝



红色大课堂

——《远方》自序

◆ 汤宇华

以林青烈士的名字(李远方)命名的毕节学院大学生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选辑——《远方》，经我校广大文学爱好者和指导老师几个寒暑的辛勤耕耘，终于在喜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90周年华诞之际成书了。翻开这一篇篇饱含学子深情的文稿，不禁思绪万千……

原来，红色的记忆从来都不曾褪去；原来，历史的丰碑仍屹立在青年一代的心里。

还记得，烈士陵园里、纪念碑下，红旗抚过学子的脸庞，那过肩的握拳，那一片刻骨铭心的肃穆。当年政史系王德学老师用文言文写成的《清明祭悼》和着沙冒山的松涛、倒天河的呜咽，久久回荡。那一刻，我感慨，年轻的生命只有读懂了崇高的含义，才会有真正的成长。

还记得，影视传媒协会组织的红色影片放映之后，悲壮的旋律还在回响，那仅属于青春的双眸还在闪闪发光，一个名叫聂瑞的小伙子讲出一句既有诗性又充满哲理的话：“从来不知道，眼泪可以如此有意义地流淌。”后来，这句话登在了《毕节学院报》的“冰点话题”上，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课堂上，我给学院党校的大学生讲，这是我们入党的第一步——在情感上入党。



还记得,报告厅里,黔西北作家李东升老师展开《磅礴乌蒙》那血与火的画卷,动情地讲述“千人”的苦难、长征的足迹、先烈的牺牲,周素园、阮俊臣、欧阳崇庭、席大明……一个个鲜活的形象铺就了通向理想和真理的坎坷之路。那一刻,我在想,对先驱和英雄最好的告慰,是后人在回忆与讴歌的同时,延续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

还记得,大礼堂温暖的灯光下,原地区党史办主任谢正发老师以他浓重的威宁口音向济济一堂的师生介绍“红色毕节”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谢老不愧是党史专家,不仅写得好,而且讲得好,他从毕节早期革命思想的传播、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讲到红军在毕节、“鸡鸣三省”等三次重要会议;从林青、周素园等典型人物到讲将军山、哲庄坝等主要战役、战斗,给在场的文学青年提供了一套清晰而翔实的创作素材,甚至还列出了一份“红色毕节”资料检索清单。那一刻,我深深地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折服,更为黔西北丰沃的红色热土上有这样勤劳的耕耘者和深情的守望者而欣慰。

还记得,流仓河畔那一群来自不同专业、不同社团、不同文学刊物的校园“诗人”、校园“作家”,在中文系卢凤鹏、宋朝等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走出了象牙塔,沿着“红色毕节”的足迹,追寻着《磅礴乌蒙》的故事,走进了“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红二、六军团政治部”旧址,涉过了赤水河、鸭池河,越过了七星关、黄家坝,在黔西北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他们收获的感动,受到的震撼,凝成从未有过的创作冲动,开启了他们有生以来最为宏大的灵魂叙事。那些日子,我的办公室常常撞进几个被晒得黝黑黝黑的男孩,常常飘来几个笑脸如阳光般灿烂的少女,他们代表自己的文学社,把那些以“红色、革命、悲壮、牺牲、使命……”作为关



键词的文稿和小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仿佛要告诉我,他们的心中有旗帜、脚下有征途。

还记得,那个阴沉的午后,我坐在书房的窗前,一篇一篇地读中文系守望者文学社送来的黔西北红色题材文学作品集《乌蒙礼赞》中那些虽然稚嫩却流露着真情的文字。罗运欢的《林青的战争》那一连串“这一次,我真的是要走了……”让我感受到伟大与牺牲的结合,特别是那几句啼血般的告别——“姐姐啊,你的嫁妆我不能再为你背扛,在这首诗里,我请了坚强的哥哥为我替你擦去泪光”,让我这个情感已不再外露的中年男人泪流满面——这可是只有大山里长大的孩子才有的独特表达啊!梁海红的《小号手》不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告诉了我们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秘密——人民的队伍,为人民而战。小号手长眠在了麻乍坝子旁边的青山上,猛然间觉醒的老乡,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支真正的穷苦人的队伍,这可是任何人都不能藐视的洪流啊!

还记得,演播大厅辉煌的舞台上,林青烈士二十四岁的脸庞是那么清秀,红军与“千人”的雕塑象征着黔西北红色的历史,镰刀和铁锤擎起的红旗漫过近一个世纪。我和王兆春、冯玉珍、肖卓娅等老师一起,与大学生们站在同一个聚光灯下,朗诵着自己的学生创作的诗文。当罗运欢的《远方》那些荡气回肠的句子伴着郑警老师弹出的或悲愤、或激越的旋律震撼着师生心灵的时候,透过观众席上那一双双泪眼,我仿佛看见,在先烈的梦里,荞麦花灿若云霞……试问,大学里还有比这更难忘的夜晚吗?莘莘学子在将来还有比此刻更难忘记忆吗?

还记得,《远方》的样书即将报送参加全省高校校园文化活动



成果奖评选前夕,宋朝老师坐在大学生自主交流阅读学习中心宽敞的大厅里,逐字逐句地修改着同学们的稿件,周围有少男少女在静静地阅读,窗外清风徐徐,梧桐沙沙,这是怎样的和谐与充实啊!我不禁想起他的文章里引用过的我在一次文学爱好者座谈会上讲过的话:在毕节学院80后、90后大学生文学创作的历史上,目前是最好的一个时期,不再是几个诗人集体冒酸水,不再是一群痴男怨女为风花雪月而呻吟,学子们走进了真正的生活,开始了关于理想和信念的求索。

还记得,经管系漆国江老师在接受为《远方》选配黔西北革命历史图文资料的委托之后,动员了他的夫人——地区博物馆书记孙玲,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共同完成了“红色记忆”史料摘编部分的编辑任务,使本书真正成为文史并举的大学德育校本教材。

还记得,多年以来,陈永祥书记、张学立院长把黔西北红色文化传承作为学校必须主动担当的政治责任和文化使命,领导们大力支持,各系各部门通力合作,师生员工广泛参与,让红色旋律始终回荡在流仓河畔美丽的校园,使“红色毕节”成为我们校园文化的独特印记。今天,《远方》的成书,可谓数载磨剑,水到渠成。

还记得……

把这些记忆的碎片串起来,就是《远方》诞生的过程,就是一个红色大课堂在毕节学院形成的历史。

是为序。

2011年5月27日于流仓河畔



远方传奇

——读《远方》笔记

◆ 袁去病

《远方》中有理想之火

2011年7月1日,汤先生发来电邮,说寄来《远方》的书稿,很客气地请我看看,特地说是毕节学院学生创作的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选辑。

因为外事活动多,直到10日之后才回京,拆开邮包,见到两本暗红封面的书,估计是速印本,图画不是很清晰,装帧略显单薄。

翻开第一页,大白的底,只有两句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

我注意到毕节学院其实算是非常偶然的,但是从第一封信开始,似乎关系就越走越近,彼此都忙,但是很相知,无形中印证了——君子而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而汤公有一封信里面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与先生相识相逢,很幸运,很愉快,‘60后’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我们之间形成天然的桥梁。”

这就让我很惊讶,如今这个年代,居然还有人提到理想,稀有得比钻石还少!

因为钻石已经普及了,而理想却早已经普遍退役了!

很多人理直气壮地把这个演化过程,叫做代沟。以代沟为名,他们轻而易举地埋葬了缺乏文笔的老一代;以代沟为名,他们喝着



洋咖啡在祖辈的坟前便溺。

不想毕节学院党委一班人等,居然不惧怕代沟,不吝啬理想,不浪费热情,不惜乎掘金历史。

所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此之谓也。

在传统的中国百姓看来,有吃、有住、免于欺辱,只能存在于梦乡。

在古典的中国士子看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千万人吾独往矣,被称为梦想。

在近代的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为了民族的翻身解放,不单单推翻强加给我们的军阀统治、外邦劫掠,而且砸烂封闭知识的枷锁,攻破遮蔽真相的堡垒。他们不惜以骨肉作柴草,以呐喊动雷霆,以生命为火焰,扫穴犁庭,荡涤尘埃……

传说中,凤凰是人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它就要背负着积累于人世的所有不快和仇恨怨怒,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与幸福……

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些,是他们的理想。

理想如图,理想如画,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理想就是幸福,在理想的奋斗中,就是在幸福中。

这种幸福,不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理想不是单个人的崇拜,或者偶蒙上天垂顾的幸运;这些理想,有火焰的力量,可以从一支点燃到另一支。

这种火焰,有奇怪的力量,当一支像火焰的生命被那些凶煞和愚昧之徒残酷蹂躏时,它们反而会迸发,照亮更多的生命,点燃理想的火炬。

这是以利己主义为根苗的各种思潮、理论始终无法参透的,但是却是实实在在的奥义真实!



《远方》反照当前文艺创作“四虚”

虽然现在社会上对革命题材已经敬谢不敏,但也不是没有。

前一段时间,谍战剧很是风靡,但是又有多少真的是革命题材呢?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是不错的。

我们民族其实刚刚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这本是我们儿童和教育者的巨大的财富和责任。

但是仿佛一个烟圈爆裂,我们的国民情感和认识,眨眼就换了人间、忘得纯粹!快得甚至流血的一代还来不及死光。

我们刚刚跨过建党90周年呀!

某所观之,目前革命历史题材普遍的问题有“四虚”,它们是:

(一)矫情,矫情是另外一番风花雪月;

(二)伪造,伪造是一种事实上的否定;

(三)浅薄,浅薄往浅了说是一种怠惰,往深了说,是一种文化的寄生;

(四)短视,短视的表现往往是口号化、脸谱化、断章取义,缺乏时间跨度上的思考和研究,断章取义是中国革命几十年来,文化和历史研究与创作上最大的悲催之一!

这“四虚”不仅仅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化创作中普遍存在,更是其他文化创作的常见标记。

综观《远方》的诗文集和小说卷,在自觉和不自觉当中,对于以上四种“虚”有着积极并且本能的摆脱和超越尝试。

《远方》像一面发着光的镜子,反照目前的创作习惯。



《远方》文化项目工程——非凡的创举

我想大多数人或许都会探讨《远方》本身的创作。

但是我以为,《远方》文化项目,乃是一个非凡的创举!

这或许是连毕节学院《远方》项目的组织者本身都没有意识到的!

我们先看《远方》本身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形式和线索:

《远方》以毕节革命历史的一个个片段和英雄人物作为整个诗文集的线索,也是一篇篇诗文的起点和基础。

窃以为,这是一种深切的敬意,更是一种扎实的态度。

无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和设计,这种安排,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绞杀“四虚”的制度性突破。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1942年,在边区苦苦支撑的毛泽东同志就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如此提说。

6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看看现在的文艺创作,这个指引仍然切中肯綮。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远方》,恰恰就是在认认真真深入历史,深入到历史发生的地方,深入到历史发生的人物的故事当中!

而且不是一个点,一个坟头,一件遗物,不是的。

而是从根源,从毕节第一个烈士开始,从毕节革命的源头开始,从毕节历史轨迹变化的发端开始,全面深入地铺陈和展示毕节地区几经反复的民族革命斗争与人文历史的变迁,立体而宏观地进行观察、体验、研究,进行心灵的复苏与创作。



这是一个非凡的创举——《远方》文化项目!

笔会、采风、体验、修史等等,都无法完成这样一种对于地区性、文化群体性的挖掘、重塑人性的建构和生发,观察的多角度、多维度、多跨度,文艺创作能力的提升和海量协同增效作用。

没有,也没有人这么做过!

毕节学院一班人,极好地利用了自身的体量和影响,认清自己的目的和学子的状况,从最有营养、最有积淀的烈士足迹的宏观事件,并从60多年的历史跨度来观察和研究,行走进去,深入进去,融入进去,感动和升华,就涌流出来!

《远方》自序里面说,汤公游吟婉转——“原来,红色的记忆从来都不曾褪去;原来,历史的丰碑仍屹立在青年一代的心里。”

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和感情的投入。

但是,请注意,我们不得不说,如果没有这个系统工程的运作和以下展现——

若是没有组织:

学子们到烈士陵园、纪念碑下,诵读《清明祭悼》,倾听沙冒山的松涛、倒天河的呜咽。

若是没有组织:

红色影片放映活动。

若是没有:

李东升《磅礴乌蒙》血与火的画卷,动情讲述“千人”、长征、牺牲……

若是没有:

党史办谢主任给文学青年们提供了一套清晰而翔实的创作素材,甚至还列出了一份“红色毕节”资料检索清单。

……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诸公开资料的、进行长时间跨度、大群体教育的文学青年研究性采风与体验的系统工程之资源准备呀！

不仅如此，流仓河畔，毕节学院的文学社，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社，不是一个风格！

而是一群来自不同专业、不同社团、不同文学刊物的校园“诗人”、“作家”，在他们最应该拔节灌浆的文学创作成熟前期，在老师的指导下，走出象牙塔，这是古典的游学呀！

现在，又有几个学校，有这样的胆气和见识，愿意冒着学生外出的风险，来塑造和锻炼他们，扩展他们的见识，增长他们的历练呢？

又有什么样的人，愿意冒着乌纱风险，为这已经“没落”的红色文艺，让一群不成熟的学子，创造艰涩的主题呢？

又有什么样的大学，愿意在学校内容忍和鼓励诸多的学社、文学社异彩纷呈、争奇斗艳呢？

这是毕节一个二本地方院校，利用自己万人高校的学生资源，长久擘画，精心哺育，为毕节试验区和这样的文艺创作进行的多风格、多特色文学社团的人力资源工程的系统准备呀！

“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

“红二、六军团政治部”旧址、赤水河、鸭池河、起星关、黄家坝……

以及晒得黝黑的男孩、女孩……

这就是一个系统的观察、思考、吸收、灵魂的丰满和成熟，真正艺术能力生根和抽芽的塑造与形成过程。

演播、结集、成熟、参赛、评选，就是《远方》项目成果的形成过程。

毕节学院，成功地在没有前例的情况下，完成中国乃至世界史



上，首次以学院为单位、以毕节地区为范围、以60年历史为跨度、以青年学生文学社群组为骨干的文学历史创作项目工程。

他们居然就在没有什么费用的情况下，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他们居然就在没有什么先例的情况下，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他们居然就在没有什么保护的情况下，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这是一个非凡的创举，它不仅仅非凡在没有先例，更重要的是它的结果。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活动，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窗口，让我们看到，大群体、大尺度、大协同，能够在文化创作上带来的空间和力量。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活动对于参与其间的文学青年们，绝不仅仅是一次实习、一次采风、一次笔会、一纸奖状、一本书上的作者姓名；而是一种扎实文风的开始，一种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开始讲述的习惯的开始，一种从滚滚红尘中遥祭猎猎红旗，坚定的意向和执著的品格形成的开始，一种从历史跨度来思考个人与群体、聪明与制度、利益与理想、风格与风骨、现实生活的多参量、多冲突，同时也是多协同习惯与能力的开始。

善于加强引导和组织，他日这些学生之中必然有擎天之才的群体涌现，也是学弟学妹的榜样先锋。

这样的突破，应当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后辈可以继续沿着前辈的道路，创作改编话剧、轻音乐剧，可以组织拍摄电视连续剧、电影，可以研究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并且协助组织刊物……

这是一个非凡的创举，毕节学院，实施了一个巨大的以红色创作为目标的复杂项目，并且，他们开创了一种模式！

一种模式的创造，更胜过许许多多的散乱的个案。

我认为，这样的创举没有出现在富庶、繁华、高校云集的地区，



而出现在偏远、闭塞、资源匮乏的毕节，不仅是毕节学院的创举，更是毕节“试验区”设计思想所催生的“龙种”。

恰如尼采所言：“只有经历过地狱磨炼的人才能拥有创造天堂的力量。”

读《远方》后的鼓励 and 希望

通读了两卷《远方》，除了赞叹，也希望谈谈创作。

所谓千姿百态，个人看法中，不免有理解不深，浮皮潦草的成分，但汤公所遣，不敢马虎，算是抛砖引玉吧。

第一，诗文本身内容最好要完备些，不需要太过依赖于解释和故事背景。

诗歌文字短少，创作要求深邃凝练，很不容易，中国诗词歌赋，各样生活事务都有好的体裁可以容纳。

某观诗歌卷，有不少长诗或者片段，铺陈反复，确实叙述了不少事情，看起来也很切题，但还是过于平淡，间或也有些口号和感叹，常常觉得苍白，当然对于学生创作来说，驾驭长诗，确实很难。

诗歌当然是个人感觉和感情的产物，但是如果只有个人感觉和感情，谈谈恋爱是好用的；当做文章，也许不太足够。

如果短诗把握不好，其实可以学学写叙事长诗，学学荷马就挺不错。

第二，是否有一首叙事诗歌会更加完美？

荷马史诗的重要特点是有历史性故事，因此在创作上，主线故事和矛盾展开，都有迹可寻，也容易记忆，正因为有情节展开，丰满和推动就容易。

其实《远方》是红色经典记忆为主的文学创作结集本，并且事实上已经以历史的时间线索来贯穿了，统一许多作者的多种文风，无疑是相当困难的。



如果再进一步，不仅仅是一个结集本，而是发展为一首叙事史诗，通过关键节点和关键时间的诗歌与故事来连缀，私下以为《远方》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更容易提升。

当然，作为初次尝试，做到目前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那么，作为一个小的建议，能够有一首叙事体史诗统管全局，如果来得及的话，至少会增色不少。

另外，顺便提一下，长篇叙事体史诗，确实很难创作，也很少有会有题材可以创作！

也许，下一届活动中，我们有幸能够瞻仰到这样的作品。

第三，明确效法的对象、学习的标杆，有利于提高创作水平和效率。

上次来毕节讲座，我就在黑板上写：立足相对优势，瞄准顶尖高手，与真正的成功者为伍。

其实在文艺创作上，这个原则也是适用的，本次整个《远方》项目对于学生来说，就是立足相对优势，而且优势明显。

那么，顶尖高手是谁呢？真正的成功者是谁呢？

毛泽东同志的诗文就为一时之巅峰，我们的年轻作者为什么不学习毛老师的风格和思考方式呢？

叙事，又有谁能够超过那个瞎眼的吟游诗人荷马呢？

直白，岂不该学习杜甫吗？

狂放，怎么能不谈李白？

超脱，何如鲲鹏展翅的庄子？

白描，马致远已成不朽的标杆！

而且海外的诗人也可以学习呀。

时间有限，这里就百里杜鹃为引写一首诗，百里杜鹃是毕节重要的人文景观，以为《远方》创作之和诗。

咏记《远方》创作并悼念林青烈士

林青烈士本来可以通过美术专长获得很好的生活,但是却以生命和鲜血为家乡毕节人民的未来图画丹青;《远方》的创作也开创了毕节实验区文艺创作的新模式,带领一个文学青年群体,重新回到热血青年的起点。

百里杜鹃万里山,
千人埋骨兆民安。
毕节丹青血做图,
花甲犹观学子还。

相信毕节学子们,有这样的好学院,好机制,必可薪火相传,当比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海外游子有成就得多。

第四,历史跨度和厚度可以考虑增加。

《远方》的作品,具有真正历史跨度性思考的,还是不多。

现在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有什么在这个时间和社会变化下的思考和体会可以贡献给人们呢?

如果没有,那么我们或许就很难吸引更多的读者,也难以彰显出先烈的价值与贡献。

林青烈士是科班的戏剧和艺术出身,对于当前学子来说,是可以挖掘的非常丰富的资源和学习效法的榜样。

所以,我以为《远方》这样的作品中,如果有一篇戏剧,当增色不少。

戏剧撰写考虑的要素会更多,矛盾冲突和节奏设计,通过对话来展现情节和背景,对功力的考校会更多些,而林青、廖正元等的成长和革命斗争,恰恰本身就有戏剧性。

这是历史跨度中,对于个性和特征史实的挖掘利用。

进一步地,烈士们的热血绘丹青,到今天,到我们的校园生活中的学生,前背景况、传承、扬弃又如何呢?

不是很值得关注吗?

哪怕是重走先烈路,我们从中对现实生活中的软弱、颓废、虚无、荒诞,乃至背叛,有所思考和审视,我们今天对先烈思考方法、事件中的汲取、观察、研究、慎思明辨,发展、提升和视野的扩展与能力的扩张,是否遵循了先烈的精神,继承了先烈的遗志?

60年花甲已过,我们今天是否相称于我们的岁月积累?

如果有,是什么?

如果缺乏,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倘若我们有哪怕一些尝试来探讨和观察这些事情,历史所积累给我们的财富,我们就取之不尽。

入宝山岂可空手而归!

我想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学生中就有人会有触角来深入到这些领域。

骂人和愤青总是容易做的,因为破坏是容易的,而建设是难的。

真的是但愿——我们更多的人怀着建设的目的而来,帮忙不添乱。

更进一步,革命先烈,乃至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时世中取胜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

教条的三六九等利益归类,简单的打土豪分田地,是我们革命取胜的唯一原因吗?

如果是的话,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共产党人为理想而献身,以利诱之,则以利而止,需要有更大的利益来诱使或者满足献身者。

共产党人明确自己不信教,那么难道是传销的魔力吗?

当然,这不应该是这样一部作品集的任务,因为现在国内其他



作品中真正深入分析和研究这些历史问题的作品本身亦付阙如。

只是看到这样的作品,不免见猎心喜,故而一提。

《远方》有一篇作品里面,提到一个女子和自己的丈夫,以及一个小红军战士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逐渐滋生的朴素而纠缠的情感,算是这方面大胆的尝试之一,我想,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真诚探讨,归根结底是有益处的。《远方》居然优选这样的作品,胆不可谓不大。

还有一篇关于号手的故事里面,讲述一个号手不小心纵火带来损失被处罚,结果一个号兵死了,更多的群众参军的故事。

文章想表达一个象征,一粒麦子在土里死了,结出几十倍的麦子来。

行文看起来很不错,不过,令人恐怕不免要问,号手无心之失,一定需要生命来惩罚吗?

或者处死号手的主要原因,仅仅因为这是一个简单而有效地向群众表示责任、激发起老百姓们参军的方法?

现在社会对于人命和财产之间的关系比重,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如果不加以说明,不仅可能损害作品的意义,其实很可能也放过了历史厚度下思考的重要价值。

这个时候,如果用一个老人与孩子的对话的方式陈述,就有可能容纳更为浓烈而醇厚的感情。

如果用小记者们追访那个小号手的后人,那些参军的后人,那块土地上的后人,因为重走先烈路和采访而聚首,一场农舍前院酒桌上的争论甚至打斗,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不仅仅应当记录历史,还应当挖掘历史。

将军本色是诗人,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可以进入历史,影响历史,创造历史。

即便是这场争论没有结论,仍然有一个事实是不变的,那个号



手,他必懊悔自己的疏忽,但必然不懊悔自己舍生取义的赎罪,尽管在那个艰难岁月,我们因此而加倍付出了。

而我们今天生活在和平中,不会随时忧虑屈辱和生命的寂灭,正是由于他们的付出!

另外,给养、税赋、思想发动和改造、行政管理、建立边区政府后的利益冲突与消解,教育与教育的发展等,莫不是可以涉猎的内容。

因为我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是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免于压迫和恐惧。

成功来自不断地练习

当然,瑕不掩瑜,自然教育强调——成功来自不断地练习。

这是一个非凡的创举,因此带来了丰富的高水平的创作。

我想在国内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好的结果。

能够结集出版,实在是善莫大焉。

希望这是一个开始。

有如此胆色,有如此高才,毕节学院的文化项目——《远方》,已经为毕节的文化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后,我愿意用这样的话来感慨和赞美——

《远方》项目——一个正在书写的传奇!

后记

非常高兴收到这样一套两册《远方》。

文艺创作目前在全球来说,个人化和工业化创作两种方式共存,但是我国的创作由于种种原因,其实大家隐没,群星黯淡。

《远方》让我看到原来中国还是有人肯钻研也肯探索,更敢于



实践的。

《远方》的制度型设计,在我看来,尤为值得研究和持续。

《远方》文化和作家培养“项目”是开先河的,确实具有试验区的魄力。

这种制度和项目方式,把大量的学生一次性投放到生活的沃土,革命历史——那个变迁和发展最剧烈的时代,设计精巧,选点精准,立意高远!

我愿意用非凡的创举来评价它!

最近非常繁忙,我又惯于行走,实在是腾不出大块的时间来研讨,其实见到这样的题材,也很有创作的意愿,它们是活生生的,可以书写的传奇,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

也正因为《远方》项目的独特和厚重,实在是一篇短文所难以尽述的。

汤公来信说请我“斧正”,其实这样的作品集,对于单篇的意见和修改,实在已经是不必要的。

我更愿意把看到这样的项目的独特性、创造性,当做一面镜子,让大家看到。

而且,如果善加珍重,它蕴涵着的对于文艺创作的工业化与个性化的双重融合推动模式,愿意让更多的人能看到,看懂,这当对我国文艺创作,以及如何避免文化荒漠化和国外不良文化入侵,有积极的意义吧。

主席说过——风物长宜放眼量!

我愿续之——需知少年定国疆!

2011年7月10日至京、陕、冀、港途中

Content 目 录

远 方

——献给林青烈士 罗运欢(3)

七星关的秋天(外二首) 冯 毅(9)

如果,你是火 杜 欣(27)

革命的热土地

——毕节(组诗) 李金贵(32)

青青河塘水

——缅怀林青 曾永泳(45)

别了,祖国

——谨以此文献给牺牲在黔西北土地上的所有革命先烈 杨 婷(49)

在断桥边 叶 腾(55)

秋天的怀念

——缅怀黔西北革命先烈 刘永品(56)

铁蹄下的壮歌(外一首) 廖 聪(63)

断桥英魂 周跃军(68)

红 土 张 鲲(71)





站在烈士陵园前(外四首)	孙大敬(75)
红色风暴	胡 倩(89)
喋血杜鹃	聂 霞(92)
坟场秋叶(外一首)	袁志飞(94)
寻觅英魂	黎红明(97)
一个高原的理由(外一首)	郑林华(98)
乌蒙赞歌(外一首)	缪继勇(102)
一棵挺拔的孤松	朱家华(105)
点燃希望的红色印迹(外一首)	赵 荣(109)
鹰之歌	彭湖海(114)
红色印象	许豪婷(116)
红色乌蒙(外二首)	龙 战(118)
一封家书	邓 雪(120)
长征有多长	鲜 洋(122)
血染的风采	朱家华(125)
当红色与黔西北相遇	周跃军(127)
毕节红色记忆	吴长江(129)
情醉乌蒙	高廷江(131)
又见黔西北	朱 红(133)
国际悲歌又一曲	游孟宪(135)
历史的文学 文学的历史	彭 澎(139)
记录历史 展示恢弘	宋 朝(143)
白描风格 史诗品格	颜若水(146)
江山代有才人出	
——《远方》跋	卢凤鹏(150)



林青(1911—1935)



林青(1911—1935),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化名茅戈、刘应生,贵州毕节人。童年时在毕节县城一家商号当学徒,因不堪忍受虐待于15岁时逃到重庆,参加了一个演出进步戏剧的话剧团。1927年因参加重庆各界举行的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暴行的群众大会,在“三一三”惨案中被捕,后经保释出狱。之后,考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929年在美专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投身革命。

1930年林青前往上海,在一家锁厂当学徒,同时接上团的组织关系,在沪东团区委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组织“朝阳音乐社”,以文艺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因共产党嫌疑而遭英租界巡捕房逮捕。次年出狱后,与同乡缪正元一起回毕节开展革命活动,在毕节成立了“草原艺术研究社”,以各种文艺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1月,与缪正元、秦天真在毕节建立了贵州第一个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1935年与邓止戈、秦天真组成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其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后补充刘茂隆为省工委成员。至此,贵州地下党组织开始直接接受党中央的领导。

1935年7月,林青等人不幸被捕,敌人妄图从此打开缺口,破坏整个贵州地下党组织。同年9月11日,敌人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将林青同志杀害于贵阳六广门。林青同志牺牲时,年仅24岁。



远 方

——献给林青烈士

◆ 罗运欢

(一) 离别

为了我热爱的自由,我的祖父,我的祖母
我要走了,离开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为了我热爱的家园,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我要走了,带着我坚定不变的希望
为了我热爱的亲人,我的哥哥,我的姐姐
我要走了,离开那时常入梦的夕阳
为了我热爱的祖国,我的父老,我的乡亲
我要走了,张开那青春和理想的翅膀

山路上,我一遍遍回忆着你的模样
把你贴在我心脏最近的地方
我不忍前行,我要前行,任热泪流淌

亲人啊,我是你们的远方,在这离别之际
请再叫我一声远方吧
遥远的远方,那里珍藏着我的梦想
我要走向我的远方
我身上流淌着你们的热血
我希望,在你们的梦中,有光明,有太阳



(二) 求索

可爱的毕节，我的故乡
古老神奇的黔西北，磅礴的乌蒙高原啊
而今你成为我遥远的思念和惆怅
多少次梦见祖母，梦见爹娘
梦见风筝飞在天上
多少次梦见乡亲，梦见父老
梦见姑娘遥望着远方
我梦见啊，你们的泪水在流淌

故乡啊！亲人啊！你自豪吧
你们的远方——林青，作为高原的汉子
正把祖国的命运扛在肩上

我的朋友，真挚的朋友，展开信念的纸张
在《共产党宣言》里找寻民族腾飞的希望
一个字，一组词，一句话，都不要遗忘
母亲啊，您可听见儿子在远方的呐喊
有一天，我灵魂的温度
将会点燃乌蒙山的杜鹃

今天，我已经懂得，双手举过头就叫投降
等待死神的来临不如扛起枪
从黔西北开始
把最小最小的细胞也解放



把漫漫长夜还原给鲜红的朝阳

今天，带着马克思，带着共产党
我要回到奶奶年年祈祷的灵峰寺上
回到姑娘踏青的虎踞山下响水滩旁
回到黔西北，回到我荞麦花盛开的故乡
母亲啊，请打开紧锁着的窗
姐姐啊，快快跑到村头的柳树旁
迎接我的风尘仆仆，也迎接我的头颅高昂

(三) 革命

把梦交给未来，把生命交给理想
把青春交给希望
我注定是黔西北的夜莺，为乌蒙的千人歌唱
唱一曲中国心，唱一段放牛郎，唱一首共产党
把星星之火燃到高原上
把自由解放带到鸽子飞翔的地方

在烈火中，我炼出钢铁般的意志
在黑暗里，我挺起不屈的脊梁
为了那被敌人砍去手臂的哥哥能再触摸脸庞
为了那被敌人刺瞎双眼的姐姐能再看见阳光
我的父老，我的乡亲，我的爹娘
让我们一起
把锄头、铁锹、锤子、镰刀，一一擦亮
把眼泪、沉默、苦难、愤怒，一一擦亮



向天空借来宽广，向大地借来宽广
向灵魂借来宽广
在黑暗笼罩的夜晚，我的战友们啊
将火把点燃，把道路照亮
开始吧，从黔西北高原每一个男人的胸膛
开始吧，从乌蒙山深处每一个女人的心房
到毕节，到水城，到遵义，到贵阳
到每一个乌云笼罩的角落
到每一处痛苦挣扎的地方
母亲啊，你的儿子——林青、李远方，正奔赴战场
同胞啊，跟着我吧，跟着共产党
用你们的镰刀披荆斩棘，让索玛花在春天绽放
用你们的铁锤砸碎锁链，让干人的眼泪不再流淌

(四) 牺牲

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没有声响
这铁屋子沉寂得像死一样
我的战友，砸开窗，不要犹豫，不要彷徨
快逃出死神的魔掌
沿着那条大路，一直往前走
战友啊，请把我——一个乌蒙汉子的誓言捐给党
“就算在阴曹地府
我——林青，一样是革命的火种！”

刽子手，你的屠刀快快磨亮
你的灵魂粪土一样肮脏



来吧，从这里，从我二十四岁的生命线上
剖开这胸膛，人民会看见赤子的心脏
砍下这头颅，一切的反动派会听到丧钟敲响

故乡啊，不要悲伤
我的鲜血将顺着云贵高原的脊梁
流向祖国每一寸土地
流向战友们拼杀的疆场

同胞啊，用你们的双肩担起正义吧
和我一样，用胸膛抵枪膛，把鲜血叫做信仰
相信吧，在苦难的黔西北
还有千千万万个李远方

奶奶啊，这一次，我是真的要走了
想起你慈祥的脸庞，我二十四岁的心怎么掂量
爸爸啊，这一次，我是真的要走了
你曾为我取名叫远方，那里是我最幸福的天堂
妈妈啊，我模糊的双眸如何看清家园的方向
我在你温暖的怀抱中成长
我将要回到遥远的远方
姐姐啊，你的嫁妆我不能再为你背扛，在这首诗里
我请了坚强的哥哥为我替你擦去泪光
姑娘啊，我亲爱的姑娘，让我们把彼此的爱珍藏
在有月亮和星星的夜晚，我会借来思念为你歌唱
祖国啊祖国，从明天起，我的骨头将埋葬在你的胸膛



祖国啊祖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依然爱你至心脏

明天，我将接近星星，接近月亮，接近太阳

母亲啊，祝福我吧

牵引我的灵魂我飞翔

飞翔，永恒地飞翔

在天上，在云上，在灵魂到达的顶峰上

祖国啊，我骄傲地看见，鲜艳的红旗在飘扬

红色记忆

中共贵州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的创立与活动

1933年冬，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林青、缪正元回到家乡毕节，与同学秦天真等组建了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此为阵地教唱抗日歌曲，演出反帝反封建戏剧，组织阅读进步书刊，开展进步文化活动。

1934年初，林青、缪正元介绍秦天真入党，并成立了中共毕节地下党支部，林青任书记。这是贵州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党支部制定了行动纲领：第一，开展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二，加强对草原艺术研究社的组织领导，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第三，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第四，继续设法与党的上级机关取得联系。

草原艺术研究社是贵州的第一个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也是贵州的第一个抗日救亡文艺社团，有社员200余人。党支部以此为阵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文化活动：领导了学潮，向反动势力展开斗争；吸收除暴安良的范建章入党，发展革命武装。1934年6月，由于白色恐怖加剧，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被迫转移到外地活动。



七星关的秋天（外二首）

◆ 冯毅

我沿着你走过的路径

慢慢地回忆那烟火年代的历史

那是马蹄声声的眷恋

印在那历史的脚印里，高声地呻吟

我在乌蒙的土地上寻找你的身影

那还未逝去的样子

我静静地蜷缩在角落里

突然看见了你

你在夜的梦中

找到了你梦想的正义还有真理

撒拉溪没有秋天的萧索

这里是繁华的小镇

是你曾经在这里路过

让正义的声音在这里宣扬

让自由的歌声在这里唱响

这里是你路过的撒拉溪

这里不再凄凉，也不再荒凉

这里是美丽的季节下

幸福而安宁的小镇

你的脚印深深地刻在了